



黄杰收到了一份厚厚的书稿，名为《回望邗沟——扬州运河保护（2000—2024）》的这本历史著作，是当地的一名退休中学教师和在职记者自发撰写。他说，像这样的关心大运河、助力大运河的热心人，在扬州还有很多，并且越来越多。

“20年之前，你去随机问一个扬州市民，他可能很难意识到脚下之地与大运河的联系，更不用提‘世界遗产’。但经历了10年申遗和申遗成功之后的10年，这里的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他能真实地触摸到大运河，也能轻松地为了保护世界遗产出一份力。”黄杰说。

世遗非遗，融合相生

从20世纪50年代埃及阿布辛贝神庙的迁移开始，全人类在共同保护世界遗产的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1972年联合国颁布《世界遗产公约》。但直到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人们才又清醒地意识到，在有形的文化遗产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存在，并且同样值得保护。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提出了“口述与无形人类活动观念的遗产”的概念，2003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问世。2004年，中国加入该公约，成为最早的缔约国之一，至今年恰满20周年。

彼时，中国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提出“文化遗产既要有形又要有魂”，即历史文化遗址既要有其物质层面的遗存又有精神层面的存在。他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为例说明：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如果只有故宫、颐和园、天坛而没有京剧、相声、景泰蓝，就会只有外形而缺少灵魂。

在文化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罗杨看来，本世纪以来中国广泛开展保护古村落的实践说明，如果仅仅保住了古村落的民居建筑等历史风貌而不重视其传承久远的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那么村落即使得以保护下来了，也不是活态的村落。只有把世界遗产作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

体，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达到真正保护它们的目的。

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的提出，其本意是强调其不依赖物质的形态而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但在实践中人们不断发现，文化遗产中的物质与非物质的状态交汇融合、难解难分。

那些隐性的手工技艺最终都离不开显性的物化的呈现，这很容易理解：剪纸最终要在剪刀和纸张上表达，书法必须在作品上呈现，节日的习俗仪式也要依托于物化的规范——春节得有春联、饺子，正月十五少不了灯会、元宵，端午如果离开龙舟、粽子肯定让人觉得不正宗。

罗杨举例说：像故宫、颐和园等以木结构、榫卯技艺为主体的园林宫殿，如果只留下了有形的建筑形式而丢失了非物质性的营造技艺，那么当今之人就难以实现对古建筑的正常修缮和维护，使之无法长久延续，也就谈不上有效的保护。反之，如果缺少了有形建筑的承载，非物质性的营造技艺也会因为没有真实的施展之地，而慢慢失去鲜活的生命力。

在他看来，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远是交相辉映的。“万里长城是体量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是有形的物质承载着无形的精神。如果孟姜女的故事没有了屹立的长城就很难让人产生‘思古之幽情’的联想，失去迷人的魅力；愚公移山的传说脱离了太行山的存在则会索然无味；一旦中华大地上那些巧夺天工的赵州桥、应县木塔等古遗址不复存在，鲁班的故事将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

“既要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所谓‘活起来’，就是让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进入到人民的心中。”时任原文化部部长的雒树刚曾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做出这样的表示。

显然，打通“世界遗产”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保护壁垒，让二者更好地融入民众的心中、成为民族文化的厚重组成部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努力方向。■

既要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所谓“活起来”，就是让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进入到人民的心中。